

梦中院落已初成

◎牧羊

现在越来越不想出门了,因为家中的小院经过我们多年精心打理,已初具我梦想的模样。

先是那棵杏树,老公知我自小独爱杏花,一个偶然的机会,在楼那边的墙角发现一棵人们吃杏时不经意丢下的种子长出的小苗,便小心地挖回来,栽在我们的小院子里。

十多年过去,树已枝繁叶茂,其状喜人。每到春天,浩浩荡荡开出一簇簇的花儿,花瓣洁白如雪,比一般的杏花大而圆,是杏花中的上品;结出的果呈心形,味甜酸清爽,无筋,多吃几个也无妨,不伤脾胃。而且因修剪得当,年年都果实累累,除了和众亲友分享外,还可以做成干儿,到冬天还有杏干儿吃。估计现在除了我的这棵杏树,此品种已在世间没有多少了吧?

前些年,老公特意请一个会嫁接的老人过来,接了唐杏、西梅和诸种李子,这下子,就更加热闹

了。此花落了那花开,此果下树那果依然挂枝头。因此,我家杏树还有个有趣的名字,叫“七彩葫芦娃”,老公起的。

妹妹和我坐在树下,她看着杏树说,这要是个人,一定是个大美女。欢喜的时候、忧伤的时候,我会抱着它粗壮的树干,把心中所有的话倾诉给它。听着它叶片摇动的飒飒声,或在它善解人意的静默中,我安心了、踏实了。

有一年,不知因为什么,它裂开了几个伤口,从里面流出松香样的液体,老公把消炎药的粉末撒上去,我常常轻柔地抚摸它。它很快就痊愈了,迎着微风,唱起独有的歌。

春天,一地雪白;秋日,满园黄金。因为这树,我们感受着四季变迁、岁月流逝的厚重与多彩,生命原就是这样缓缓流动着。

树下是蜀葵,我们这里叫“大出气”,开得竭尽全力;还有做饭饭花,刚种没多久。小时候那么羡慕人家的院子里有个小小的花园,或只用

一口废旧的大锅种些西番莲、河荫莲、做饭饭花之类,几株向日葵金黄色的笑脸探出低矮的土墙,放学时路过这样的景地,总是要多看好几眼。

院子本不大,大门外原是垃圾场,几番厌恶之欲逃离。念叨得多了,老公和邻居商议,雇来铲车,一次性把积年的垃圾都推到南边废墙根下。一大片地空着挺可惜,勤劳的老公闲不住,在门外开了地。第一年种的玉米便长势良好,还有院里院外的蔬菜:黄瓜、西红柿、葫芦、豆角、白菜、油菜、萝卜……应有尽有。小小的地方绿色满地、情趣充盈。后来,有关单位把我们门外整饬一新,一出门,眼界开阔、干净整洁,俨然一个小世外桃源。

如今,我的院内院外有这样的景致,我不想再远行。夕阳西下,做好晚饭,等着我儿我夫归来。夕阳中的我,一个温馨小院子的女主人,和我的树、我的菜、我的花、我的天与云、我的亲人,安然于这世间的一角,我不想再远行。



特色河鲜 “虎头呆儿”

◎阿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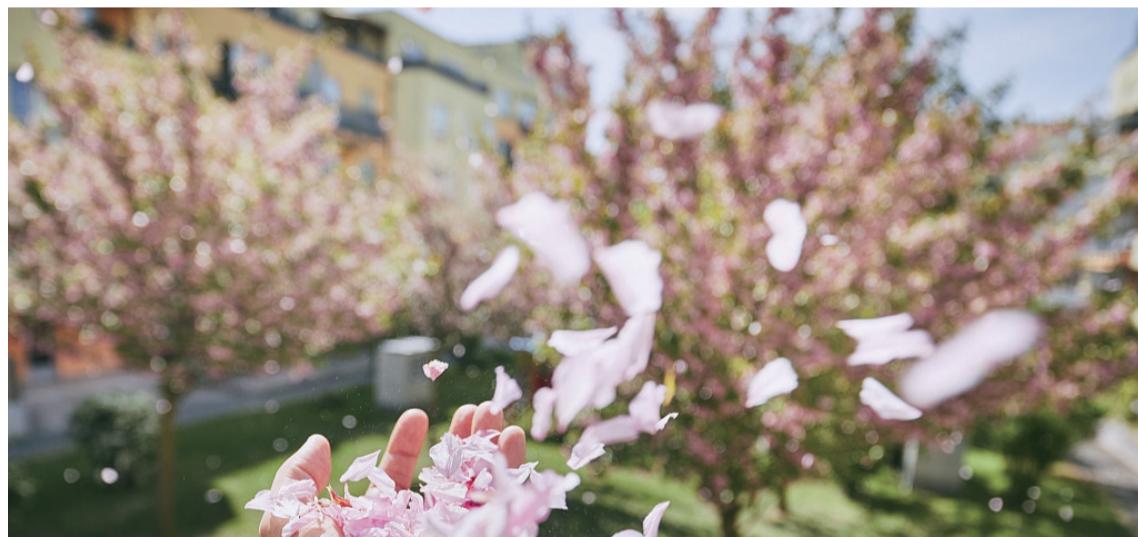
春姑娘穿着花衣裳,悄悄地走过田野村庄、走过河岸沟塘,杨柳依依、油菜花香。当朝霞初起,村居河道还笼罩在如烟似纱的薄雾之中,早起的农人已在收拾昨晚放置的地笼网,喜滋滋地将收获倒入盆桶,其中有水灵灵的青螺、张牙舞爪的龙虾、活蹦乱跳的昂刺鱼,还有一种在我们如皋俗名被称作“虎头呆儿”的黑色鱼儿,因味极鲜而深受喜爱。

虎头呆儿,又名虎头鲨、痴虎鱼、虎肉呆子。它是一种淡水底层肉食性鱼儿,身体粗壮,头大而阔又稍扁平,腹部浑圆,肉嘟嘟的,用现在流行的用语来讲,它整体显得十分“呆萌”。40年前在乡村河道常见此物,在歪脖子杨树下、碧清见底的水踏子旁,你可以用一根稻草系着粗黑的蚯蚓,在水中轻提轻放诱捕鱼儿,如果正好放到它的嘴边,虎头呆儿都会不假思索地一口吞住,然后就傻乎乎地出水就擒了。也可以用半块碎砖搁在旧茅草靴上,用草绳系好在夜色中扔入河里,第二天准能连窝端地捞上几条。

虎头呆儿没有细刺、浑身是膘,低脂肪、高蛋白,老少皆宜,吃在嘴里,回味无穷。

清代名人袁枚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对它大加赞许:肉最松嫩,煎之、煮之、蒸之俱可,加腌芥作汤,作羹尤鲜。现代作家汪曾祺先生更是对它钟爱有加,特作《虎头鲨歌》一首:虎头鲨味固佳,嫩比河豚鲜比虾,最是清汤煮活火,胡椒滴醋紫姜芽,酒足饭饱真口福,只在寻常百姓家。

别看虎头呆儿智商不高,它对水质、环境的要求却很苛刻。一度由于生存环境不断恶化,包括河道污染以及密网捕捞、电捕、药害等,它几乎绝迹。家乡实行河长制后,河晏水清岸绿,水系畅通、水质大为改善,这一物种得以复出,如今早已被做成我们这边的河鲜特色菜了,价格不菲。昔时虎头呆儿复来,实为江海美肴添精彩,虎头呆儿炖蛋、虎鱼白汤煨豆腐或者铁锅杂鱼烩,都是鲜美绝伦的大众菜,不妨快来我们小镇尝尝鲜!



手机相册里藏着春天

◎徐宏敏

无意中发现手机相册里有个“春天”的专题。点进去,惊奇地找到很多老照片,有的美到可做壁纸。看到这些被遗忘的照片,我仿佛回到过去,置身于当时的春天里。

那时我搬到一个新小区,一切都刚落成,很多花草树木都稚气未脱。

春天不知什么时候悄悄来临了,突然有一个早晨,我被一阵叽叽喳喳的鸟声吵醒,声音如此清晰,仿佛它们就站在窗外,殷勤地喊我起床。

我推开窗户,一种香甜的青草味钻进来,清新舒爽。阳光仿佛有了轮廓,像瀑布一样毫不吝啬地倾倒下来。晨风被熏得暖洋洋的,像个不速之客溜进房间。

楼下站着很多孩子,嬉闹声像小鸟一样清脆。他们在阳光下蹦跳、荡秋千、玩沙土,和春天一样充满生命力。大人则在旁边闲话家常,谈论天气。

在暖风的吹拂下,玉兰的花朵在枝头爆炸;迎春花在角落里

静静绽放;紫罗兰昂首挺胸,一簇簇拥挤在一起,像赶着去约会;蝴蝶扇动着翅膀,舞姿翩跹,时不时栖息于花朵上。

在这里散步,像置身于一座园林。人行道两旁是竹林,笔直的竹竿伸向天际,尖尖的竹叶朝四面八方伸长着脑袋。微风吹来,“沙沙沙”的声音像低沉的音乐,在一片青绿中荡漾。

樱花鼓出了花苞,没过几日,像小伞一样撑开了。一片片粉,像一朵朵流动的云,又像我们的青春,天真绚烂。

大门道路两旁,梨花如雪。一阵风拂过,花瓣纷纷飘落,像下一场白色的雨。地上铺了厚厚一层花瓣,抓一把在手,香香软软、透明干净。真想枕花而眠,醉在春天里。女孩们纷纷拿相机拍照,孩子们则欢呼着、跳跃着,喊妈妈来看。

小区前面是个公园,一座人工湖紧挨着它的边缘。到了周末,大人小孩都倾巢而出,像鸽子出笼,去公园里寻觅春天,晒太阳、遛狗、打球……而我,喜欢沿着湖边散步。

抚摸着柔软的柳枝,想起小时候的春天,用它编织柳环,戴在头上。

垂柳丝丝,如烟如雾,悬在湖面上,湖水可能被闹得痒了,泛起微微涟漪。

沿湖的道路两旁,种植了玉兰、香樟等。道路和湖之间的空地上,铺上了草坪,有块空地还围上了篱笆,里面种了些花。那都是我经常打卡的地方,春日无数个清晨,阳光煦暖,我来踏春寻芳,踩踩青草,撩拨一下小野花,追一只蝴蝶。偶尔还会捡到被人丢弃在篱笆上小花环,以及扔在地上的野花束。不起眼的野花,看起来有点粗糙,却有自然之美。

也就是在那里,我拍了很多春日湖景、花草的照片。现在回忆起来,那时候我过得快乐又悠闲。但后来房东卖房,我只好搬家,从此再也没有去过那里。

今天突然翻到昔日的照片,那些熟悉的景致袭上心头。我不知何时起变得如此匆忙浮躁,而就在那段美好时光里,哪怕一株野花也能抚慰我。幸好有旧照片,帮我留下了那时春天的痕迹,记录了美好时光。

本版投稿邮箱
2457901059@qq.com